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汉书



● 吉林人民出版社

汉书

卷三八——卷七二

〔汉〕班固撰

〔唐〕颜师古注
宋超等标点

汉书卷三八 列传第八

高五王

齐悼惠王肥 赵隐王如意
赵幽王友 赵共王恢 燕灵王建

高皇帝八男：吕后生孝惠帝，曹夫人生齐悼惠王肥，薄姬生孝文帝，戚夫人生赵隐王如意，赵姬生淮南厉王长，诸姬生赵幽王友、赵共王恢、燕灵王建。^①淮南厉王长自有传。

①郑氏曰：“诸，姬姓也。”张晏曰：“非一之称也。”师古曰：“诸姬，总言在姬妾之列者耳。其知姓位者，史各具言之。不知氏族及秩次者，则云诸姬也。而赵幽以下三王非必同母，盖以皆不知其所生之姬姓，故总言之。《文三王传》云‘诸姬生代孝王参、梁怀王揖’，《景十三王传》云‘属诸姬子于栗姬’，此意皆同。张云非一，近得之矣。《春秋左氏传》曰‘诸子仲子、戎子’，‘诸子鬻姒’，此其例也。岂以诸为姓乎？郑说非矣。共，读曰恭。其下类此。”

齐悼惠王肥，其母高祖微时外妇也。^①高祖六年立，食七十余城。诸民能齐言者皆与齐。^②孝惠二年，入朝。帝与齐王燕饮太后前，置齐王上坐，如家人礼。^③太后怒，乃令人酌两卮鸩酒置前，^④令齐王为寿。齐王起，帝亦起，欲俱为寿。太后恐，自起反卮。^⑤齐王怪之，因不敢饮，阳醉去。问知其鸩，乃忧，自以为不得脱长安。^⑥内

史士曰：⑦“太后独有帝与鲁元公主，今王有七十余城，而公主乃食数城。王诚以一郡上太后为公主汤沐邑，太后必喜，王无患矣。”于是齐王献城阳郡以尊公主为王太后。⑧吕太后喜而许之。乃置酒齐邸，乐饮，遣王归国。后十三年薨，子襄嗣。

①师古曰：“谓与旁通者。”

②孟康曰：“此时流移，故使齐言者还齐也。”师古曰：“欲其国大，故多封之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以兄弟齿列，不从君臣之礼，故曰家人也。坐，音材卧反。”

④应劭曰：“鸩鸟黑身赤目，食蝮蛇野葛，以其羽画酒中，饮之立死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反，音幡。”

⑥师古曰：“脱，免也。言死于长安，不得更至齐国也。脱，音吐活反。”

⑦师古曰：“内史，王官。士者，其名也。”

⑧师古曰：“为齐王太后也。言以母礼事之，所以自媚也。解具在《惠纪》。”

赵隐王如意，九年立。①四年，高祖崩，②吕太后征王到长安，鸩杀之。无子，绝。

①师古曰：“高祖之九年也。他皆类此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赵王之四年。”

赵幽王友，十一年立为淮阳王。赵隐王如意死，孝惠元年，徙友王赵，凡立十年。友以诸吕女为后，不爱，爱它姬。诸吕女怒去，谗之于太后曰：“王曰：‘吕氏安得王？’①太后百岁后，吾必击之。”太后怒，以故召赵王。赵王至，置邸不见，令卫围守之，不得食。其群臣或窃馈之，辄捕论之。赵王饿，乃歌曰：“诸吕用事兮，刘氏微；迫胁王侯兮，强授我妃。我妃既妒兮，诬我以恶；②谗女乱国兮，上曾不寤。我无忠臣兮，何故③弃国？快中野兮，苍天与直！④于嗟不可悔兮，宁早自贼！⑤为王饿死兮，谁者怜之？吕氏绝理兮，托天报仇！”遂幽死。以民礼葬之长安。

①师古曰：“安，犹焉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恶，音一故反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谓不能明白之也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天色苍苍，故曰苍天。言己之理直，冀天临监之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贼，害也。悔不早弃赵国而快意自杀于田野之中，今乃被幽饿也。”

高后崩，孝文即位，立幽王子遂为赵王。二年，有司请立皇子为王。上曰：“赵幽王幽死，朕甚怜之。已立其长子遂为赵王，遂弟辟强及齐悼惠王子朱虚侯章、东牟侯兴居有功，皆可王。”于是取赵之河间立辟强，是为河间文王。文王立十三年薨，子哀王福嗣。一年薨，无子，国除。

赵王遂立二十六年，孝景时，晁错以过削赵常山郡，诸侯怨，吴楚反，遂与合谋起兵。其相建德、内史王悍谏，不听，遂烧杀德、悍，^①发兵住其西界，欲待吴楚俱进，北使匈奴与连和。汉使曲周侯酈寄击之，赵王城守邯鄲，相距七月。吴楚败，匈奴闻之，亦不肯入边。栾布自破齐还，并兵引水灌赵城。城坏，王遂自杀，国除。景帝怜赵相、内史守正死，皆封其子为列侯。

①师古曰：“上云其相建德、内史王悍，下云烧杀德、悍，是为相姓建名德也。而《景武功臣侯表》云‘遽侯横父建德，以赵相死事，子侯’，则是不知其姓。表传不同，疑后人转写此传，误脱去一建字也。”

赵共王恢。十一年，梁王彭越诛，立恢为梁王。十六年，赵幽王死，吕后徙恢王赵，恢心不乐。太后以吕产女为赵王后，王后从官皆诸吕也，内擅权，微司赵王，王不得自恣。王有爱姬，王后鸩杀之。王乃为歌诗四章，令乐人歌之。王悲思，六月自杀。太后闻之，以为用妇人故自杀，无思奉宗庙礼，废其嗣。

燕灵王建。十一年，燕王卢绾亡入匈奴，明年，立建为燕王。十五年薨，有美人子，^①太后使人杀之，绝后。

①师古曰：“王之美人生子也。”

齐悼惠王子前后凡九人为王：太子襄为齐哀王，次子章为城阳景王，兴居为济北王，将闾为齐王，志为济北王，辟光为济南王，^①贤为菑川王，卬为胶西王，雄渠为胶东王。

①师古曰：“辟，音壁，又读曰阍。”

齐哀王襄，孝惠六年嗣立。明年，惠帝崩，吕太后称制。元年，以其兄子酈侯吕台为吕王，^①割齐之济南郡为吕王奉邑。^②明年，哀王弟章入宿卫于汉，高后封为朱虚侯，以吕禄女妻之。后四年，封章弟兴居为东牟侯，皆宿卫长安。高后七年，割齐琅邪郡立营陵侯刘泽为琅邪王。是岁，赵王友幽死于邸。三赵王既废，高后立诸吕为三王，擅权用事。

①师古曰：“酈，音敷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奉，音扶用反。他皆类此。”

章年二十，有气力，忿刘氏不得职。尝入侍燕饮，高后令章为酒吏。章自请曰：“臣，将种也，请得以军法行酒。”高后曰：“可。”酒酣，章进歌舞，已而曰：“请为太后言耕田。”^①高后儿子畜之，^②笑曰：“顾乃父知田耳，^③若生而为王子，安知田乎？”^④章曰：“臣知之。”太后曰：“试为我言田意。”章曰：“深耕耨种，立苗欲疏；^⑤非其种者，锄而去之。”^⑥太后默然。顷之，诸吕有一人醉，亡酒，^⑦章追，拔剑斩之而还，报曰：“有亡酒一人，臣谨行军法斩之。”太后左右大惊。业已许其军法，亡以罪也。因罢酒。自是后，诸吕惮章，虽大臣皆依朱虚侯。刘氏为强。^⑧

①师古曰：“欲申讽喻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比之于子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顾，念也。乃，汝也。汝父，谓高帝也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若，亦汝也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耨，稠也。耨种者，言多生子孙也。疏立者，四散置之，令为藩辅也。耨，音冀。”

⑥师古曰：“以斥诸吕也。”

⑦师古曰：“避酒而逃。”

⑧师古曰：“为，音于伪反。”

其明年，高后崩。赵王吕禄为上将军，吕王产为相国，皆居长安中，聚兵以威大臣，欲为乱。章以吕禄女为妇，知其谋，乃使人阴出告其兄齐王，欲令发兵西，^①朱虚侯、东牟侯欲从中与大臣为内应，以诛诸吕，因立齐王为帝。

①师古曰：“西诣京师。”

齐王闻此计，与其舅驷钧、郎中令祝午、中尉魏勃阴谋发兵。齐相召平闻之，^②乃发兵入卫王宫。魏勃给平曰：^③“王欲发兵，非有汉虎符验也。而相君围王，固善。勃请为君将兵卫王。”^④召平信之，乃使魏勃将。勃既将，以兵围相府。召平曰：“嗟乎！道家之言‘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’。”遂自杀。于是齐王以驷钧为相，魏勃为将军，祝午为内史，悉发国中兵。使祝午给琅邪王曰：“吕氏为乱，齐王发兵欲西诛之。齐王自以儿子，年少，不习兵革之事，愿举国委大王。大王自高帝将也，^⑤习战事。齐王不敢离兵，^⑥使臣请大王幸之临菑，见齐王计事，并将齐兵以西平关中之乱。”琅邪王信之，以为然，乃驰见齐王。齐王与魏勃等因留琅邪王，而使祝午尽发琅邪国而并其兵。

①师古曰：“召，读曰邵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给，诳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谓将兵及卫守之具，以禁卫王，令不得发也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言自高帝之时已为将也。”

⑤服虔曰：“不敢离其兵而到琅邪。”

琅邪王刘泽既欺，不得反国，乃说齐王曰：“齐悼惠王，高皇帝长子也，推本言之，大王高皇帝适长孙也，^①当立。今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，而泽于刘氏最为长年，大臣固待泽决计。今大王留臣无为也，不如使我入关计事。”齐王以为然，乃益具车送琅邪王。

①师古曰：“适，读曰嫡。”

琅邪王既行，齐遂举兵西攻吕国之济南。于是齐王遗诸侯王书曰：“高帝平定天下，王诸子弟。悼惠王薨，惠帝使留侯张良立臣为齐王。惠帝崩，高后用事，春秋高，听诸吕擅废帝更立，又杀三赵王，

灭梁、赵、燕，以王诸吕，分齐国为四。^①忠臣进谏，上或乱不听。今高后崩，皇帝春秋富，^②未能治天下，固待大臣诸侯。今诸吕又擅自尊官，聚兵严威，劫列侯忠臣，桡制以令天下，^③宗庙以危。寡人帅兵入诛不当为王者。”

①师古曰：“本自齐国，更分为济南、琅邪、城阳，凡为四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言年幼也。比之于财，方未匮竭，故谓之富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桡，托也。托天子之制诏也。桡，音娇。”

汉闻之，相国吕产等遣大将军颍阴侯灌婴将兵击之。婴至荥阳，乃谋曰：“诸吕举兵关中，欲危刘氏而自立，今我破齐还报，是益吕氏资也。”乃留兵屯荥阳，使人谕齐王及诸侯，与连和，^①以待吕氏之变而共诛之。齐王闻之，乃屯兵西界待约。

①师古曰：“谕，谓晓告也。”

吕禄、吕产欲作乱，朱虚侯章与太尉勃、丞相平等诛之。章首先斩吕产，太尉勃等乃尽诛诸吕。而琅邪王亦从齐至长安。

大臣议欲立齐王，皆曰：“母家驺钧恶戾，虎而冠者也。^①访以吕氏，故几乱天下，^②今又立齐王，是欲复为吕氏也。代王母家薄氏，君子长者，且代王高帝子，于今见在最为长。以子则顺，以善人则大臣安。”于是大臣乃谋迎代王，而遣章以诛吕氏事告齐王，令罢兵。

①张晏曰：“言钧恶戾，如虎著冠。”

②如淳曰：“访，犹方也。”师古曰：“几，音巨依反。”

灌婴在荥阳，闻魏勃本教齐王反，既诛吕氏，罢齐兵，使使召责问魏勃。勃曰：“失火之家，岂暇先言丈人后救火乎！”^①因退立，股战而栗。^②恐不能言者，终无他语。灌将军孰视，笑曰：“人谓魏勃勇，妄庸人耳，何能为乎！”乃罢勃。^③勃父以善鼓琴见秦皇帝。及勃少时，欲求见齐相曹参，家贫无以自通，乃常独早埽齐相舍人门外。舍人怪之，以为物而司之，得勃。^④勃曰：“愿见相君无因，故为子埽，欲以求见。”于是舍人见勃，曹参因以为舍人。壹为参御言事，以为贤，言之悼惠王。王召见，拜为内史。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。及

悼惠王薨，哀王嗣，勃用事重于相。

①师古曰：“言以社稷将危，故举兵以匡之，不暇待有诏命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股，脚也。战者，惧之甚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放令去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物，谓鬼神。司者，察视之。”

齐王既罢兵归，而代王立，是为孝文帝。

文帝元年，尽以高后时所割齐之城阳、琅邪、济南郡复予齐，而徙琅邪王王燕。益封朱虚侯、东牟侯各二千户，黄金千斤。

是岁，齐哀王薨，子文王则嗣。十四年薨，无子，国除。

城阳景王章，孝文二年以朱虚侯与东牟侯兴居俱立。二年薨。子共王喜嗣。孝文十二年，徙王淮南，五年，复还王城阳，凡立三十四年薨。子顷王延嗣，二十六薨。子敬王义嗣，九年薨。子惠王武嗣，十一年薨。子荒王顺嗣，三十六年薨。子戴王恢嗣，八年薨。子孝王景嗣，二十四薨。子哀王云嗣，一年薨，无子，国绝。成帝复立云兄俚为城阳王，①王莽时绝。

①师古曰：“俚，音里。”

济北王兴居，初以东牟侯与大臣共立文帝于代邸，曰：“诛吕氏，臣无功，请与太仆滕公俱入清宫。”①遂将少帝出，迎皇帝入宫。

①师古曰：“滕公，夏侯婴也。”

始诛诸吕时，朱虚侯章功尤大，大臣许尽以赵地王章，尽以梁地王兴居。及文帝立，闻朱虚、东牟之初欲立齐王，故黜其功。①二年，王诸子，乃割齐二郡以王章、兴居。章、兴居意自以失职夺功。岁余，章薨，而匈奴大入边，汉多发兵，丞相灌婴将击之，文帝亲幸太原。兴居以为天子自击胡，遂发兵反。上闻之，罢兵归长安，使棘蒲侯柴将军②击破，虏济北王。王自杀，国除。

①师古曰：“不赏之。”

②张晏曰：“柴武。”

文帝悯济北王逆乱以自灭，明年，尽封悼惠王诸子罢军等七人为列侯。①至十五年，齐文王又薨，无子。时悼惠王后尚有城阳王在，文帝怜悼惠王适嗣之绝，②于是乃分齐为六国，尽立前所封悼

惠王子列侯见在者六人为王。齐孝王将闾以杨虚侯立，济北王志以安都侯立，菑川王贤以武成侯立，胶东王雄渠以白石侯立，胶西王卬以平昌侯立，济南王辟光以勃侯立。^③孝文十六年，六王同日俱立。

①师古曰：“罢，音皮彼反，又读曰疲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適，读曰嫡。”

③服虔曰：“勃，音勒。勃，平原县也。”

立十一年，孝景三年，吴楚反，胶东、胶西、菑川、济南王皆发兵应吴楚。欲与齐，^①齐孝王狐疑，城守不听。三国兵共围齐，^②齐王使路中大夫告于天子。^③天子复令路中大夫还报，告齐王坚守，汉兵今破吴楚矣。路中大夫至，三国兵围临菑数重，无从入。三国将与路中大夫盟曰：“若反言汉已破矣，^④齐趣下三国，不且见屠。”^⑤路中大夫既许，至城下，望见齐王，曰：“汉已发兵百万，使太尉亚夫击破吴楚，方引兵救齐，齐必坚守无下！”三国将诛路中大夫。

①师古曰：“与之同反。”

②张晏曰：“胶西、菑川、济南也。”

③张晏曰：“姓路，为中大夫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若，汝也。反，谓反易其辞也。”

⑤张晏曰：“趣，读曰促。”

齐初围急，阴与三国通谋，约未定，会路中大夫从汉来，其大臣乃复劝王无下三国。会汉将栾布、平阳侯等兵至齐，^①击破三国兵，解围已，后闻齐初与三国有谋，将欲移兵伐齐。齐孝王惧，饮药自杀。而胶东、胶西、济南、菑川王皆伏诛，国除。独济北王在。

①师古曰：“平阳侯曹襄。”

齐孝王之自杀也，景帝闻之，以为齐首善，^①以迫劫有谋，非其罪也，召立孝王太子寿，是为懿王。二十三年薨，子厉王次昌嗣。

①师古曰：“言其初首无逆乱之心。”

其母曰纪太后。太后取其弟纪氏女为王后，王不爱。纪太后欲其家重宠，^①令其长女纪翁主入王宫，^②正其后宫，无令得近王，欲令爱纪氏女。王因与其姊翁主奸。

①师古曰：“重，音直用反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诸王女曰翁主，而纪氏所生，故谓之纪翁主。”

齐有宦者徐甲，^①入事汉皇太后。^②皇太后有爱女曰修成君，修成君非刘氏子，^③太后怜之。修成君有女娥，太后欲嫁之于诸侯。宦者甲乃请使齐，必令王上书请娥。皇太后大喜，使甲之齐。时主父偃知甲之使齐以取后事，亦因谓甲：“即事成，幸言偃女愿得充王后宫。”甲至齐，风以此事。^④纪太后怒曰：“王有后，后宫备具。且甲，齐贫人，及为宦者入事汉，初无补益，乃欲乱吾王家！且主父偃何为者？乃欲以女充后宫！”甲大穷，还报皇太后曰：“王已愿尚娥，^⑤然事有所害，恐如燕王。”燕王者，与其子昆弟奸，坐死。^⑥故以燕感太后。^⑦太后曰：“毋复言嫁女齐事。”事寝淫闻于上。^⑧主父偃由此与齐有隙。

①师古曰：“宦者，奄人。”

②张晏曰：“皇太后，武帝之母。”

③苏林曰：“皇太后前嫁金氏所生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风，读曰讽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尚，配也。”

⑥师古曰：“《燕王定国传》云‘与其子女三人奸’。子昆弟者，言是其子女又长幼非一，故云子昆弟也。一曰，子昆弟者，定国之姊妹也。言定国奸其子女及其姊妹。”

⑦师古曰：“言齐王与其姊妹奸，终当坐之致死，不足嫁女与之。”

⑧师古曰：“寝，古浸字也。寝淫，犹言渐染也。”

偃方幸用事，因言：“齐临菑十万户，市租千金，^①人众殷富，巨于长安，^②非天子亲弟爱子，不得王此。今齐王于亲属益疏。”乃从容言吕太后时齐欲反，^③及吴楚时孝王几为乱。^④今闻齐王与其姊乱。于是武帝拜偃为齐相，且正其事。偃至齐，急治王后宫宦者为王通于姊翁主所者，辞及王。王年少，惧大罪为吏所执诛，乃饮药自杀。

①师古曰：“收一市之租，直千金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巨，大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从，音千容反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几，音巨依反。”

是时赵王惧主父偃壹出败齐，恐其渐疏骨肉，乃上书言偃受金及轻重之短，^①天子亦因囚偃。公孙弘曰：“齐王以忧死，无后，非诛偃无以塞天下之望。”^②偃遂坐诛。

①师古曰：“轻重，谓用心不平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塞，满也。”

厉王立四年，国除。

济北王志，吴楚反时初亦与通谋，后坚守不发兵，故得不诛，徙王菑川。元朔中，齐国绝。

悼惠王后唯有二国：城阳、菑川。地比齐，^①武帝为悼惠王冢园在齐，乃割临菑东园悼惠王冢园邑尽以予菑川，^②令奉祭祀。

①师古曰：“比，近也，音频二反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园，谓周绕之。”

志立三十五年薨，是为懿王。子靖王建嗣，二十年薨。子顷王遗嗣，三十五年薨。子思王终古嗣。五凤中，青州刺史奏终古使所爱奴与八子及诸御婢奸，^①终古或参与被席，^②或白昼使裸伏，犬马交接，^③终古亲临观。产子，辄曰：“乱不可知，使去其子。”^④事下丞相御史，奏终古位诸侯王，以令置八子，秩比六百石，所以广嗣重祖也。而终古禽兽行，乱君臣夫妇之别，悖逆人伦，^⑤请逮捕。有诏削四县。二十八年薨。子考王尚嗣，五年薨。子孝王横嗣，三十一年薨。子怀王交嗣，六年薨。子永嗣，王莽时绝。

①如淳曰：“八子，妾号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与，读曰豫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裸者，露形体也，音郎果反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去，除也，音丘吕反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悖，乖也，音步内反。”

赞曰：悼惠之王齐，最为大国。以海内初定，子弟少，激秦孤立亡藩辅，^①故大封同姓，以填天下。^②时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群卿

以下众官，如汉朝，汉独为置丞相。自吴楚诛后，稍夺诸侯权，左官附益阿党之法设。^③其后诸侯唯得衣食租税，贫者或乘牛车。

①师古曰：“激，感发也，音工历反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填，音竹刃反。”

③张晏曰：“诸侯有罪，傅相不举奏，为阿党。”师古曰：“皆新制律令之条也。左官，解在《诸侯王表》。附益，言欲增益诸侯王也。”

汉书卷三九

列传第九

萧何 曹参

萧何，沛人也。以文毋害为沛主吏掾。^①高祖为布衣时，数以吏事护高祖。高祖为亭长，常佑之。^②高祖以吏繇咸阳，^③吏皆送奉钱三，何独以五。^④

①服虔曰：“为人解通，无嫉害也。”应劭曰：“虽为文吏，而不刻害也。”苏林曰：“无害，若言无比也。一曰，害，胜也，无能胜害之者。”晋灼曰：“《酷吏传》赵禹为丞相亚夫吏，府中皆称其廉，然亚夫不任，曰：‘极知禹无害，然文深，不可以居大府。’苏说是也。”师古曰：“害，伤也，无人能伤害之者。苏、晋两说皆得其意，服、应非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佑，助也。言居家时为何所护，及为亭长，何又拥助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徭，读曰徭。徭，役也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出钱以资行，他人皆三百，何独五百。奉，音扶用反。”

秦御史监郡者，与从事辨之。^①何乃给泗水卒史^②，事第一。^③秦御史欲入言征何，何固请，得毋行。^④

①张晏曰：“何与共事备辨，明何素有方略也。”苏林曰：“辟何与从事也。”

秦时无刺史，以御史监郡。”师古曰：“二说皆同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泗水郡，沛所属也。何为郡卒史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课最上。”

④孟康曰：“当还入相秦事，故召何也。”师古曰：“此说非也。御史以何明辨，欲因入奏事之次，言于朝廷，征何用之。何心不愿，以情固请，而御史止，故得不行也。”

及高祖起为沛公，何尝为丞督事。^①沛公至咸阳，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，^②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。沛公具知天下阨塞，户口多少，强弱处，民所疾苦者，以何得秦图书也。

①师古曰：“督，谓监视之也。何为沛丞，专督众事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走，谓趣向之。走，音奏。”

初，诸侯相与约，先入关破秦者王其地。沛公既先定秦，项羽后至，欲攻沛公，沛公谢之得解。羽遂屠烧咸阳，与范增谋曰：“巴蜀道险，秦之迁民皆居蜀。”乃曰：“蜀汉亦关中也。”故立沛公为汉王，而三分关中地，王秦降将以距汉王。汉王怒，欲谋攻项羽。周勃、灌婴、樊哙皆劝之，何谏之曰：“虽王汉中之恶，不犹愈于死乎？”^①汉王曰：“何为乃死也？”何曰：“今众弗如，百战百败，不死何为？《周书》曰‘天子不取，反受其咎’。^②语曰‘天汉’，其称甚美。^③夫能诎于一人下，而信于万乘之上者，汤武是也。^④臣愿大王王汉中，养其民以致贤人，收用巴蜀，还定三秦，天下可图也。”汉王曰：“善。”乃遂就国，以为丞相。何进韩信，汉王以为大将军，说汉令引兵东定三秦。语在《信传》。

①师古曰：“愈，胜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《周书》者，本与《尚书》同类，盖孔子所删百篇之外，刘向所奏有七十一篇。”

③孟康曰：“语，古语也。言地之有汉，若天之有河汉，名号休美。”臣瓚曰：“流俗语云‘天汉’，其言常以汉配天，此美名也。”师古曰：“瓚说是也。天汉，河汉也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信，读曰伸，古通用字。”

何以丞相留收巴蜀，填抚谕告，^①使给军食。汉二年，汉王与诸侯击楚，何守关中，侍太子，治栎阳。为令约束，立宗庙、社稷、宫室、县邑，辄奏，上可许以从事；^②即不及奏，辄以便宜施行，上来以闻。^③计户转漕给军，汉王数失军遁去，何常兴关中卒，辄补缺。上以此剏属任何关中事。^④

①师古曰：“填，音竹刃反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可其所奏，许其所请，依以行事。”

③应劭曰：“上来还，乃以所为闻也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刳，读与专同，又音章阮反。此即言专声之急上者也，又俗语犹然。他皆类此。属，音之欲反。”

汉三年，与项羽相距京、索间，^①上数使使劳苦丞相。^②鲍生谓何曰：^③“今王暴衣露盖，数劳苦君者，有疑君心。为君计，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，上益信君。”于是何从其计，汉王大说。^④

①师古曰：“索，音山客反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劳，音来到反。次下亦同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鲍生，当时有识之士，姓鲍，而为诸生也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说，读曰悦。”

汉五年，已杀项羽，即皇帝位，论功行封，群臣争功，岁余不决。上以何功最盛，先封为酈侯，^①食邑八千户。功臣皆曰：“臣等身被坚执兵，多者百余战，少者数十合，攻城略地，大小各有差。今萧何未有汗马之劳，徒持文墨议论，不战，顾居臣等上，何也？”^②上曰：“诸君知猎乎？”曰：“知之。”“知猎狗乎？”曰：“知之。”上曰：“夫猎，追杀兽者狗也，而发纵指示兽处者人也。”^③今诸君徒能走得兽耳，功狗也；至如萧何，发纵指示，功人也。且诸君独以身从我，多者三两人；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，功不可忘也！”群臣后皆莫敢言。

①文颖曰：“音赞。”师古曰：“先封何者，谓诸功臣旧未爵者，何最在前封也。酈，属南阳，解在《高纪》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顾犹反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发纵，谓解绁而放之也。指示者，以手指示之，今俗言故狗。纵，音子用反，而读者乃为踪迹之踪，非也。书本皆不为踪字。自有逐踪之狗，不待人发也。”

列侯毕已受封，奏位次，皆曰：“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，攻城略地，功最多，宜第一。”上已桡功臣，多封何，^①至位次未有以复难之，然心欲何第一。关内侯鄂秋时为谒者，进曰：“群臣议皆误。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，此特一时之事。夫上与楚相距五岁，失军亡众，跳身遁者数矣，^②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。非上所诏令

召，而数万众会上乏绝者数矣。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，军无见粮，^③萧何转漕关中，给食不乏。陛下虽数亡山东，萧何常全关中待陛下，此万世功也。今虽无曹参等百数，何缺于汉？^④汉得之不必待以全。奈何欲以一旦之功加万世之功哉！萧何当第一，曹参次之。”上曰：“善。”于是乃令何第一，赐带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。上曰：“吾闻进贤受上赏，萧何功虽高，待鄂君乃得明。”于是因鄂秋故所食关内侯邑二千户，封为安平侯。是日，悉封何父母兄弟十余人，皆食邑。乃益封何二千户，“以尝繇咸阳时何送我独赢钱二也。”^⑤

①应劭曰：“桡，屈也。”师古曰：“音女教反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跳身，谓轻身走出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无见在之粮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数，音所具反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赢，余也。二，谓二百也。众人送皆三百，何独五百，故云赢二也。”

陈豨反，上自将，至邯郸。而韩信谋反关中，吕后用何计诛信。语在《信传》。上已闻诛信，使使拜丞相为相国，益封五千户，令卒五百人—都尉为相国卫。诸君皆贺，召平独吊。^①召平者，故秦东陵侯。秦破，为布衣，贫，种瓜长安城东，瓜美，故世谓“东陵瓜”，从召平始也。平谓何曰：“祸自此始矣。上暴露于外，而君守于内，非被矢石之难，而益君封置卫者，以今者淮阴新反于中，有疑君心。夫置卫卫君，非以宠君。”^②愿君让封勿受，悉以家私财佐军。”何从其计，上说。^③

①师古曰：“召，读曰邵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恐其为变，故守卫之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说，读曰悦。”

其秋，黥布反，上自将军击之，数使使问相国何为。^①曰：“为上在军，拊循勉百姓，悉所有佐军，如陈豨时。”^②客又说何曰：“君灭族不久矣。夫君位为相国，功第一，不可复加。然君初入关，本得百姓心，十余年矣，皆附君，尚复孳孳得民和。”^③上所谓数问君，畏君